

克拉玛依

建市五十周年文学作品丛书

短篇小说卷

主编 赵钧海

● 新疆人民出版社

克拉玛依
建市五十周年文学作品丛书

短篇小说卷

主编 ◎ 赵钧海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拉玛依建市五十周年文学作品丛书.短篇小说卷/赵钧海
主编.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8

ISBN 978-7-228-11597-6

I.克… II.赵…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克拉玛依市-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8.453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0289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2(发行部)
制 版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克拉玛依建市五十周年文学作品丛书》

编 委 会

顾 问：唐 健 徐卫喜 陈新发

主 任：宋友立

副主任：郭仲军 祝贺香

编 委：木塔里甫·克里木 多里坤·吐鲁洪

赵钧海 高连成 刘龙平

主 编：赵钧海

副主编：刘龙平

编 辑：蒋 凯 李培智

总 序

宋友立

五十年时间，在一片亘古荒漠戈壁矗立起一座令世人瞩目的现代化石油城市是人间奇迹。克拉玛依就是这样一个奇迹。

克拉玛依市成立于1958年，它是伴随着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的勘探开发而发展起来的。在最初创业的日子里，一批批转业军人，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带着为祖国寻找大油田的美好憧憬，走沙漠，住戈壁，顶严寒，战酷暑，抗风沙……他们用血汗在荒凉、苍茫的戈壁沙漠上开发了一个个油田，也建设起了一座名震四海的戈壁新城——克拉玛依。

这五十年，是值得庆贺的，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五十年来，在克拉玛依这座城市里，发生着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又充盈着火热的激情，喷涌着胜利的喜悦，溢流着温婉浪漫的爱情，也潜藏着遥远的思念……这些，最终都化作了人们精神的向往，孕育出了一篇篇激情四溢的文字。是的，五十年来，在克拉玛依这块出产石油的大地上，同样也出产着一批批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他们用美好的心灵、饱满的热情、敏锐的目光、朴实的笔触，不断描绘着这片大地上人们的喜怒哀乐，讴歌着火红时代的主旋律，也阐释着油城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更展示着共和国西部这一角土地上的神奇。应该说，克拉玛依建市五十年的文学成就是辉煌的、庞大的、令人欣喜的。五十年来，就是在这些业余作者的勤奋耕耘下，我们收获着浸满石油芬芳的金灿灿的文学成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资本，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初衷。虽然，这些作品可能还有一些稚嫩，但却有一种火热，有一种质朴，有一种真实，这些作品会让我们激动，

会让我们凝思,会让我们奋进。

《克拉玛依建市五十周年文学作品丛书》,共编选了克拉玛依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一百一十余万字,分为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散文随笔卷、诗歌卷四本。这些作品大体涵盖了建市五十年来克拉玛依的优秀文学作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优秀作品,也大体展示了克拉玛依文学的整体实力和水平。这些作品有的曾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刊发表,有的曾获得过省部级以上文学奖,有的还被专家高度评价。这次集中推出,应该是文学的一次集中展示和集体汇报,希望能给读者留下一个全面又整体的印象。

当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党的十七大做出了推动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部署,这些为我们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施展平台。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会成为克拉玛依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也会成为一个新的起点。我们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克拉玛依味儿”的优秀文学作品,为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做出新贡献。

文联和作协的同志们为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做了许多具体又繁杂的工作,才使得这套丛书内容充实,装帧精美。在这里我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2008年2月25日

(注:作者系中共克拉玛依市市委副书记、克拉玛依市常务副市长。)

目 录

尹德朝

■■■■ 骨碎的诗意 2

■■■■ 郝 曼 姝 14

蒋 凯

■■■■ 野 丫 头 37

■■■■ 葬 花 55

李培智

■■■■ 轮 休 69

■■■■ 站 长 79

傅滦滨

■■■■ 啊，克拉苏河 89

赵钧海

■■■■ 失 手 104

■■■■ 伤心圆舞曲 116

李 娟

■■■■ 兰 姨 130

■■■■ 过 程 144

郭渝生

■■■■ 钻 工 日 记 155

吕 艺

■ 不曾忘记你呀,母亲 174

颜怀堤

■ 雪 屋 196

赵先明

■ 醉 月 朦 胧 212

田文赋

■ 阿 兰 222

胡希友

■ 加油站那个侯明 240

杨 宽

■ 工 厂 故 事 256

赵理敬

■ 猎 人 与 狼 269

王建国

■ 玩 钱 281

轩辕皇族

■ 小 拐 乡 韵 289

刘小晖

■ 一只快乐的黄羊 308

张雪花

■ 陈小曼的故事 314

崔宝芬

戈壁滩上的柳叶儿 322

罗国勤

军营里的青春 337

王清兰

水怪 342

熊 熊

老胡的第二个春天 346

陈清平

歌声与断裂 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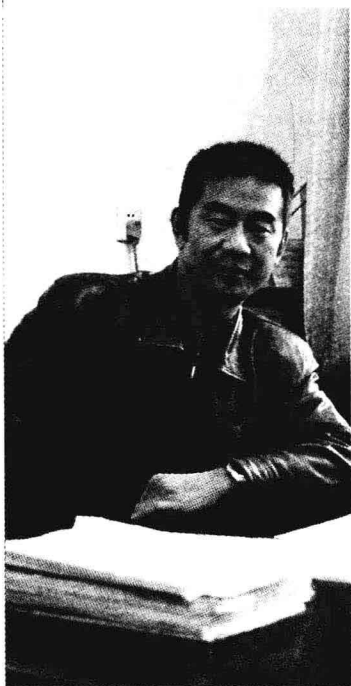
张良瑛

记忆的碎片 372



1

尹德朝



1958 年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1983 年开始文学创作，2000 年就读于鲁迅文学院。著有长篇小说《沙潮骤至》和中篇、短篇小说集《沙舐血》、《轮回》、《雪啸风城》，其中《雪啸风城》获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提名奖。现为克拉玛依市文联、克拉玛依石油文联专业创作员。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克拉玛依市作家协会、克拉玛依石油作家协会副主席。

骨碎的诗意

不由分说，他就摘下一个伙计的墨镜，架在自己鼻梁上，那伙计愤愤地看他，没吱声，走了。那伙计好像怕他，在那里很多人都怕他。他的鼻梁塌扁扭曲，在他低头或弯腰做活儿时，镜架因没有靠山而下滑。

那塌扁和扭曲毁灭了那曾经的英俊和潇洒。

墨镜是红茶色的，他猛然感到世界一下子就像扔进葡萄酒里那样秀色可餐了。左镜片是碎裂的，有油泥、汗渍和指纹浮留在上面，裂痕放射着几道笔直的碎线，叙述着一个撞击的经过，很不规则地分割着视野内的景物，布局和透视全乱了，把一个好端端的世界糟蹋得一塌糊涂。

现在，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注视她了。他注视她，如饥似渴，尽管那破碎镜片上的油渍染脏了她洁白的皮肤和衣裙，尽管她婀娜的身姿被切割成错位的断面，他仍然觉得她是那么完美无缺，纯洁无瑕。

他拥抱过她，实实在在地拥抱过，长达十秒钟之久。这长久的瞬间，尽管付出了血肉和容貌的代价，却让他日日夜夜咀嚼着，品尝那温馨而神圣的拥抱所滞留下来的余热与柔软的滋味。这滋味足够使他在朦胧的瞬间享受一个青春的全过程。

这墨镜真好，他的胆怯和慌张，他的自卑和自尊，一概在这破碎镜片的掩饰下消失了。无论如何他也讲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如此的手忙脚乱，甚至都有点儿惊慌失措。他从来也没有怕过什么或重视过什么，乃至死。而

她的出现轻而易举就让他乱了方寸。他清楚,这决非仅仅是自尊或自卑之类所致,还有一种他说不清也道不明的东西左右着他。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他愣在那里,忘了手里的活儿。

她拿着一只“傻瓜”照相机与一群很洁净的人物站在了钻台上。他们看钻工们做活儿,看猴似的好奇,她的“傻瓜”相机在伙计们面前不停地亮着,傻小子们便使出吃奶的劲儿做给他们看。能有这样的人全心全意地观看他们还给他们拍照,他们感到自己和自己的脏活儿突然有了价值,仿佛往日艰难地活呀活的,仅仅是为了今天一下子就完了事似的。

今天的进尺准比往日高一倍,他想。

一股泥浆打嗝似的从井口喷出来,人物们即刻惊作鸟兽散。她跳得最远,洁白的短裙飞飘成小天鹅状。她咯咯地笑,一个胖人物黑亮的鞋和笔挺的西装上了色。她笑得实在好听,山雀一般。

那个掺杂着酸甜苦辣的旅行并不怎么遥远,她更是一副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事的模样。她的腿依然活蹦乱跳着,这是因为有他才有她呀,其实他真的希望他们都忘掉那件悲喜参半的事才对。那事有什么可值得记忆和留恋的呢?除了给他的肉体带来致命的创伤外,他内心的流血也一直没有停过。

可是他,忘不掉。

二

那是个天气并不怎么样的早晨,车站又脏又乱地拥挤着很多人,开始他并没有注意到她,只是十分焦虑地等待着误点的车。乘车的队伍很长,不断有人加塞,一个卖冰棒的老头和一个举着无手的胳膊的要钱人来回地在长队旁巡逻。在他几乎想放弃这次回家的机会时,车来了。

人群一下就乱了,夹杂着孩子的哭声和成人的叫骂,他看到有若干青年男性竟冲撞着妇女儿童往前挤,顿感一种身为男性公民的耻辱,他很想冲过去揍他们。

他随着人流拥向车门,他只稍一使劲人群便劈开两半宛若庖丁解牛一般轻松。见身前有位姑娘,便用手掌撑开一个空间,避免接近她。他怕遭白眼或谩骂,他的伙伴经常受到此种待遇,他们皮厚心宽,而他却不行。他厚实的身躯堵住了汹涌的人流,她便很轻松地上了车,他欲待跟上时,又见一位带女孩的妇女被挤得哭喊,他又停在了原位,做中流砥柱状。当他挤上车时,看到姑娘和那母亲坐了好位置,内心竟有一种莫名的喜悦。能这样默默为弱者做事,更证实了他男子汉的形象。

他站在了那姑娘的身边。

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故事从此便以单行道的形式在他身上悄悄地展开又无限延长。其实,她并没有真的进入他幻想中的那个角色,而他却始终默默地在幻想中做着她的配角,在不知去向的相思路上苦苦地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站在她身边,不敢有结识她的愿望。这个愿望太奢侈太遥远,他自知无此本领也无此福分。能够让这咫尺的距离给他一个梦一般的幻想他便已心满意足。他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生活在苦地方的人都这样。

她的乌亮松软的秀发,在他腰间几厘米的地方散发着芳香,竟给了他一种异样的感觉。她穿件印着个小猫咪的T恤衫,领口很松很大,那小猫咪总想爬上领口却永远也爬不上去。脖子十分的修长,白玉般流畅,上面浮着一层浅淡的细密柔软的汗毛,还有着一颗小小的黑痣,那黑痣并不完全黑,透着暗暗的玫瑰色,又给那显而易见的美丽平添一层意境。连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便有一个奇怪念头在心中萌生,他很想用自己的胡碴去碰那颗神秘莫测的痣,似乎那痣天生为抚摸而生,然而这欲念还没有逍遥起

来,便被深深的负罪感践踏下去,取而代之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责。

她很高傲,从不随意看什么,那眼睛不矜持不亢奋却很有神很动情地凝滞在手上一本叫做《黄金时代》的杂志上。杂志上有一个通栏标题触目惊心:《少女,你为何走向刑场?!》,标题的背景是少女倒在血泊里。他发现她眼里有泪花,便想笑。右下角竟是一个对女性非常有魅力的广告:“您想使您的胸部更加丰满吗?您想使您的眼睛更加秀美吗?广州市下街SP号美容所为您做隆胸术和双帘术,马到成功,保您体型更美,青春永驻。”对此她不屑一顾。那高耸的胸部随车的颠簸弹跳着,表示着它的分量。这美妙绝伦的沉重美竟使他头晕目眩,他仿佛觉得自己一下变成一只很丑很贪婪的小黄蜂,撞进花丛吮吸那甘美琼汁,连生命的本身也变得微不足道了。

车身一阵剧烈颠簸使他再一次恍然,接着又是无比的懊恼。“今天你是怎么了,你并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呀。你这混蛋!”他骂自己,挺直身体,远离了纷繁复杂的迷离世界。

车行驶得很快很不稳,他非常希望这车出个什么毛病,抛锚在路上,那样可能会出现更新的美好或不美好的事情,反正总比没事强。这段路的路基很高,路基下面是映着蓝天白云的水和绿色的野红柳。有小鸟与车并排飞行、啼叫或掠车飞过,车身倒影在水洼里箭一般扫过无数的绿木、蓝水和红土。十分好看,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好得完美无缺,没有人会想到会发生什么,结果偏偏在这被认为是美好的时刻却出了事。

三

他距那姑娘大约有十米远。好像有一次她把镜头对过来,他没有回避。咔嚓闪了一下,他想,他有可能进了她的镜头。他简直走了神似的看她,整整一支烟的工夫。这傻里傻气的神态很容易就被同伙们发现了。顾

利走过来靠在安全栏上,嘴角挂起一个狡黠的笑:“班长,你今天好像不大舒服呀。”他扭头凶恶地盯了他一阵,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宰你。”顾利听出这不是句玩笑话,血腥味甚浓,摇头苦笑着,远远地躲了。

她是坐着一辆海蓝色面包车进井队的,小车在一群高大的钻具中停下,显得骄傲而淘气。据说是某机关团委组织的什么观摩团,当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她。她从安全员手里接过一顶橘红色头盔,扣在了头上,丹顶鹤一般,显得颇有些装模作样。

那时他正在十米钻架上劳作,他几乎是从二层平台上跳下来的,他踩着一摊齐脚深的烂泥,从她身边匆匆走过。她竟没有认出他,他的鞋险些陷进泥里。

自尊心强烈地控制着他,使他不愿主动向她打招呼。她的开心的大笑令他大失所望,她到底没有认出他来,没有。她应该认出他的呀!他曾经救过她的呀!悲哀的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突然觉得很乏很累,心中感到愤愤不平。他救过她的,并且惨痛地付出了自己的鼻骨,谁都知道,男性挺拔的鼻梁是最能表现刚毅英俊的部位,然而他失去了,失去得无声无息,无缘无故。更为残忍的是,几乎在那致命部位失去的同时,他觉得他的人生越变越灰。

他曾经救过她的,她却没能认出他来,悲哀的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停地这样想。

四

车是在一个坡路上出事的。它陡然熄火,下滑,失控,然后就翻滚下去了。

当时他没有觉出这是生与死的搏斗。他把自己当成局外人,他紧紧抓

住车顶与车沿之间的铁把手,随着跟头打得非常出色的车一圈一圈地翻,坐缆车玩似的,很有意思。

他定睛看去,怔了,一车人都像进了泥浆搅拌机,一个个血肉之躯被没头没脸地扔过来又扔过去。他很想救他们,可他不能松手,有一个男子竟一头扎过来,插进他脚下的空间里笔直而稳当,两脚整齐地竖在他眼前。那是只穿着一只皮鞋的两只脚。直到后来回忆当时的细节时,他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脚的腥臭。有一个孩子钻进了他的裤裆,小手在他的大腿上拼命乱抓,奇痒难忍,他用腿死死夹住了他,他想这样他就不会撞坏,他正犹豫是否腾手去救他,一双洁白的胳膊绳梢一般甩过来缠住了他的腰……

五

他重新爬上井架,很缓慢,两腿无比的沉重。天空湛蓝无垠,有鹰和野鸽在盘旋和飞翔,天际一辆重载罐车在奔驰,喷出的长长的白烟久久不散。

当他站在自己的工作位置向下看时,下面一片从未有过的模糊,他有些头晕,一根等待很久的油管他单手就拉过来,连手势都没打就放了下去。

他不想再看她,却不忍回避她。他见她试图顺着印有他宽大脚印的泥潭踩过去。她踩住一个,却够不着第二个了。“呼啦”一下子,他的伙伴们就冲了过去,那么急切地去做她的扶手和脚架,她咯咯笑个不停,她也太爱笑了。

他能够想象得到,伙计们在抓到那白玉般胳膊时的兴奋劲会达到何种程度,很可能有人会不洗手将那温香长久地保持着。他们都有一个挺拔

的鼻梁呀,他想。于是,那焦躁和不安的情绪便从心胸扩散开来,注进他的四肢,迫使两手如钢铸一般有力地摆弄着钻杆。

下面有人喊:“喂,上面的,你玩命呀!”下面的人便笑,笑声中夹杂着她的笑声,宛若狂涛江上一柳笛,连往日那单调炸耳的卡钳声,今天也变得格外悦耳,颇有打击鼓乐的韵律了。

她的到来,振奋了一个井队,搅乱了一群人的心。

六

……他很想摆脱这双手,这双手太叫他不舒服了,他一直想着裤裆下那孩子,他要用双腿牢牢控制他,然而他低头,看到了她,看到了她的眼睛,那是一双满目惊惧求救无助的眼睛,那眼睛让他顷刻间就将自我转化成一个专为他人而存在的象征,她将他轻而易举就推上了献身的祭台。他惊恐地发现她的腿已伸向了窗外,上帝,车再滚一圈那美丽的腿就会碾成碎末,他松开了紧握的把手,一把就把那腿拉了进来,接着他便自身失控……

七

一只钻杆擦着一个伙计的脑袋落下去。他大喊:“顾利,你忘带脑袋了吗!”顾利那南瓜似的大头往上一昂就露出了英挺的鼻梁和戴墨镜的眼:“带着哪!不就在你脚下踩着吗?”又一阵哄笑。这幽默使他倍感不自在,以往他哪有这样的碎话。不尽的笑声使这井队融进无尽的喜悦,然而他十分清楚,在这喜悦的背后却深浮着一层沉沉的悲哀。

他突然觉得自己和自己的井队总像是在被人施舍着度日那样悲凄可